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十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箋以全詩俱是興體故其說如此傳于三章始言興則後二章是興而前二章爲賦序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毛意蓋謂君子思魚御

賓相與燕樂也傳云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簞也似不見有至誠意然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李善註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是唐初本傳首有此二句言君子思待此魚以燕嘉賓至誠如是傳箋意別正義以箋述之誤也

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按爾疋翼謂之汕則汕自可訓爲櫟而汕汕則不可以訓櫟傳言此嘉魚汕汕而遊于櫟非訓汕爲櫟也說文云魚遊水兒得傳意矣上章罩罩亦同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箋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正義述經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于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釋箋又曰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既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則遲之自是君子遲賢者而釋箋又言賢者遲君子上下矛盾詞意亦未分明諸經義疏非出一手此等處疑非穎達詞也

南山有臺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按枳與枸二木文選宋玉風賦枳

句來巢李善註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此一木也陸元恪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此又一木也正義已引宋賦又引陸疏是合二木爲一木也然陸疏有云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是誤始元恪究之似橘之枳固非此經之枸而枸樹名枸不名枳枸亦與傳違史記西南夷傳云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案漢書

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
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
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
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
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
氣消穀如史記註諸家之說兒狀色味與陸疏迥殊
文選蜀都賦云其園則有蒟蒻茱萸劉逵註曰蒟蒻
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
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此說與廣志畧同與陸
亦異說文椒云積椒也从木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

一曰木名玉篇積云曲枝果今作枳櫨云木曲枝也
果名也今作枳然則毛傳所謂枳櫨者字當作櫨與
棋音義同廣韻櫨云木名出蜀子可食江南謂之木
蜜其木近酒能薄酒味也謂櫨爲木蜜與陸疏正同
而別有櫨字云曲枝果也則櫨自別爲一木而積櫨
之爲枳櫨有玉篇可証以釋毛傳當是也說文玉篇
皆櫨櫨別木

由庚崇丘由儀

序下箋云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正義曰篇第所在皆當
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如

正義則箋原作篇第之意當改正

蓼蕭

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商頌受天之龍傳訓和也此則讀
龍爲寵昭十二年左傳引此詩叔孫昭子曰寵光之
不宜是讀龍爲寵易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釋文云鄭
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古字龍寵通

宜兄宜弟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按此章當指同姓諸
侯序言澤及四海箋以夷狄戎蠻九州外之國當之
四夷之君大抵異姓然亦有同姓者春秋時吳姬姓
巴子頓子大戎驪戎鮮虞亦皆姬姓雖其國在九州

以內然已爲戎蠻卽屬四海不必定在九州外也若非同姓經何以言兄弟而傳又何以言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乎

和鸞離離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正義曰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从可知也按此說是也而駟鐵烈祖箋云在鑣兩處正義皆云經無正文故鄭作兩解是孔尙疑而未定也考

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註云乘車玉路金
路象路也駟鐵箋云異于乘車謂異于玉金象三路
是鄭以乘車爲天子之車烈祖八鸞鎗鎗箋云鸞在
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
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鎗鎗然聲和明言諸侯助祭與
駟鐵俱是諸侯之車故駟鐵云置鸞於鑣烈祖云鸞
在鑣也旣諸侯在鑣則天子當在衡史記禮書索隱
引續漢輿服志曰鸞雀集衡廣韻鑾字註引古今註
曰玉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鑾也或
謂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鸞玉路有鸞在于衡

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鄭分別天子諸侯確有定見初非作兩解也說文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鑾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鸞省許云人君當指諸侯其說與烈祖箋合然則此箋言天子車飾不易傳者誠如正義所謂駟鐵已明而傳言在鑾則當謂諸侯車飾言諸侯既燕而出其車聲和敬則能受同福傳箋義別當分述也

鄘風干旄正義引異義許案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駕四與易孟京春秋公羊同許以天子駕六六馬則不止八鸞故知說文人君乘車指諸侯言鄭駁異義

以駕六爲非則天子諸侯俱駕四駟鐵箋云異于乘車指天子言也

湛露

厭厭夜飲傳夜飲私燕也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賈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如正義則傳是燕私今本傳者誤也當改依原本厭當作厭爾正云厭厭安也說文引此詩亦作厭厭云安也爾正釋文引說文云安靜也厭訓笮也於輒切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

姓諸侯句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按召南宗室
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若然則宗室卽宗子之家
也經言在宗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
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此傳言必于宗
室皆據經字爲說是毛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
宗子之家六國時經籍猶存未遭秦火故能言之鑿
然如是鄭以毛上傳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故此箋
云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讀經在宗爲宗室同姓
非謂宗子之家也傳箋義別正義曰王與歡酣至于
厭厭安閒之夜畱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

則畱之而成飲以箋述經是合毛鄭而一之也

此經以夜飲爲重與楚茨不同楚茨備言燕私是祭祀已畢歸賓客之俎畱同姓而燕于廟寢樂具入秦入于寢也此經之燕在宗室同異姓俱在俱命之不醉無歸至夜飲惟同姓乃成傳言必于宗室明與祭畢燕于廟寢者別也

彤弓

彤弓昭兮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釋文云赤弓也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當言赤朱字誤又云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又云色以赤者周

之所尙陸孔皆云赤弓今本傳云朱弓誤也當改依
原本正義又云毛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此彤
字疑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
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
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按春秋定
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卽四年傳所謂封父之繁弱
也明堂位亦謂之大弓書召誥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公正義引鄭註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
此時所賜成王賜周公者爲大弓此詩彤弓其當周
禮之大弓乎

一朝右之傳云右勸也正義以勸爲勸有功引成二年
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釋之卒章
一朝醕之傳云醕報也正義以報爲報有功引文四
年左傳以覺報宴釋之孔以勸報俱非言飲酒恐非
毛意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云王三又註云
又當作宥聘禮云侑幣註云古文侑皆作宥公食大
夫禮云公授宰夫束帛以侑註云束帛十端帛也侑
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
勸之欲其深安賓也莊十八年左傳云虢公晉侯朝
王王饗醴命之宥杜註云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

先置醕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有助也所以
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此詩之右卽宥也毛以上章言
饗此章言宥故云右勸耳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鄭以飲爲饗以
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莊十八年左傳虢公
晉侯朝王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二十八年傳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醕命宥是饗
亦有侑幣非專食禮爾正酬酢侑俱訓爲報報亦與
勸同故箋亦云醕厚也勸也毛意右勸醕報皆言飲
酒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
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正義引爾正云莪
蘿蒿也今本爾正釋艸無蒿也二字如正義則孔所
據爾正別本有此二字與傳同也舍人註曰莪一名
蘿說文蘿云莪也莪云蘿莪蒿屬莪蘿互訓以爲蒿
屬與毛傳合郭景純云莪蒿陸元恪云蘿蒿皆非也
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云生澤田
以說在沚則可與中阿中陵則乖傳言君子長育人
材如阿之長莪莪蘿固水陸俱有矣

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
沈物亦載浮物亦載按傳當是載沈亦浮載浮亦浮
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
物俱浮水上又曰傳言載沈亦浮箋言沈物亦載如
正義則傳原作載沈亦浮蓋汎汎是浮兒若云亦沈
則舟已沈矣尙何汎汎之有此急當从孔說是正者
也惟孔以經中載字多訓爲則述經云則載其沈物
則載其浮物旣言則復言載沈物載浮物于經中載
字仍爲未釋不如从毛鄭訓爲載物之載較直捷也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箋从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按此乃陸氏釋文註誤刊入箋當刪去箋字用小字書之又序下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正義釋序曰定本此序註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當作集註及諸本皆無此註如正義則序下無註故孔不別爲作疏當全行刪去乃合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詞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

往所以爲王自征耳按此與下經兩王于毛皆無訓
秦風王于興師孔謂王家於是興師彼王于興此王
于一也訓于爲於亦無不可而必謂毛此經爲王自
征者从王肅義也肅謂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
使吉甫追伐追逐以鎬爲鎬京孔已非之而仍以宣
王先歸爲得傳旨驗經後二章宣王先歸殊無確據
而卒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宣
王但命吉甫而不親行已有明文箋訓王于爲王曰
深得毛意王肅義不可从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

接于玃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玃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玃狁也又釋箋曰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孔以焦穫在池陽故其說如此按如在池陽則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藪在瓠中豈得藪外仍爲焦穫而遠接于玃狁乎傳言周地不言藪澤則非爾正之焦

穫名偶同耳鎬方毛無傳出耳往城于方傳云方朔
方近獫狁之國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爲戰
國時燕西雲中九原之地去長安千餘里鎬據劉向
之言去長安亦千里焦穫當又在鎬方之外皆周初
燕地對獫狁而言故傳曰周地由焦穫而鎬方由鎬
方而涇水之北經文確有次第不可倒也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
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
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
隼是也按孔引孫炎訓革爲急自釋箋義傳意未必

然斯干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然則革鳥者張翼而飛之鳥說文旗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旗旗衆也畫鳥二字申明錯革不以革爲急其意亦同于毛也

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旒者央央鮮明兒按白旆當作帛
莢正義述經曰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
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當作帛旆者謂絳
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如正義則字原是帛非白
定四年左傳縉莢旆旌杜預註云縉莢大赤取染艸
名也此詩釋文正義引左傳縉皆作縉說文縉云赤

繒也从茜染故謂之繒从糸青聲徐音倉絢切茜云
卽蒨茅蒐也从艸西聲徐音倉見切茅蒐染絳左傳
之蒨卽此經之施無緣得有白色矣釋文經作蒨字
註云本亦作施正義經亦作蒨字釋傳曰釋天云繼
旒曰施故云白蒨繼旒者也蒨與施古今字也今汲
古閣註疏本集傳本均作白施當改作帛蒨爲當正
義又曰此旗也而言旒散則通名孔以經二句皆言
旗恐非毛意說文用毛氏古文施字註亦云繼旒之
旗沛然而垂矣

如輕如軒傳輕摯也箋云从後視之如摯从前視之如

軒按傳以輶爲輦非字訓也古軒輶之字作輶考工記云大車之輶輶其登又難輶人云軒輶之任是也說文無輶字輶云抵也玉篇輶云前頓曰輶後頓曰軒輶云同上淮南人間訓云道者置之前而不輶錯之後而不軒从車與說文合然則輶乃本字輶則古文假借也

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說太原者或以爲漢太原郡今山西之陽曲也近儒謂獫狁西北來侵不應逐之東出其言是也或以爲漢高平縣今甘肅之固原州也然漢高平後魏改置曰平高唐始爲原州無大

原之名猶非的証毛鄭不言大原所在以經自有明文不煩立說也經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吉甫追奔逐北遠至大原之地下經云來歸自鎬則大原卽鎬之別名鎬方文連方爲朔方鎬其九原乎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酈註曰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之填河亭也史記衛將軍傳元朔二年收河南地使蘇建築朔方城武帝詔引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初已以九原爲卽大

原故改置五原郡于此與朔方郡東西分立元和志
曰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
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
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
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今陝西榆林府北
塞外廢勝州西南有漢稠陽縣故城五原東部都尉
治也漢志云稠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乃古入
匈奴大路吉甫之逐獫狁實出于此若然九原卽大
原大原卽鎬史記匈奴傳秦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而劉向云鑄去長安千里者秦郡寬大至四十四縣
若自九原南界計之亦僅可千里或劉向言千里舉
其大率言也

采芑

鉤膺條革傳鉤膺樊纓也按傳樊纓二字釋馬膺之飾
鉤膺猶云當胸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鉤膺玉環薛
綜註曰鉤膺當胸玉環帶鞅以玉飾帶卽樊鞅卽纓
也然正義釋傳云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
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
樊纓也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

一鉤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鉤樊纓故毛引以爲說
鉤釋經中鉤字樊纓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鉤字則
經典言樊纓者多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爲說乎當
據正義增一鉤字乃合大雅韓奕云鉤膺鏤錫毛鉤
膺無傳箋云鉤膺樊纓也誤與此同亦當增一鉤字
巾車註云鉤婁領之鉤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
大帶纓今馬鞅

約軹錯衡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正
義曰說文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兵車乘
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爲長轂也按說文軹云長轂之

言部 卷一
軼也以朱約之从車氏聲詩曰約軼錯衡軼云軼或从革正用毛氏古文爲說廣雅云軼轂篆也玉篇云軼轂飾今引說文刪去之軼二字則是無篆飾之轂未爲得也正義又曰錯者襍也襍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註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按爾正錯革鳥曰旗孔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爲畫急疾之鳥說文文云錯畫也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必別有物飾之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

竟土正義曰言復文武之竟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按序言復古卽據上二詩而言文王時化洽庸彭召南歌其闢國威懷獯串朔北詠其往城及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厲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蠻蠻大邦而荊州促矣狄居焦穫而并地促矣宣王南征北伐攘而去之卽爲復文武之舊序說未可非也序曰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正義謂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此說亦不然雨無正篇鄭謂刺厲王也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則

厲王時諸侯背叛甚矣周本紀稱宣王卽位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是復會諸侯亦復古之事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艸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按經甫草釋文云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箋甫田釋文云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如字甫大也如釋文則箋鄭有圃田句圃字亦當作甫音補楚詞劉向九歎云覽芷圃之蠶蠶王逸註引詩曰東有圃草文選班孟堅東都賦云豐圃草以毓獸李善註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

博大茂艸也韓詩雖作圃草而薛註訓爲博大義與
毛同亦當讀爲甫也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
云薄狩于敖薛綜註曰謂周王狩也引詩曰薄獸于
敖水經濟水篇註引詩亦作薄狩于敖張賦作狩註
以周王之狩釋之引詩仍作獸蓋讀獸爲狩也說文
云獸守備者一曰兩足曰禽四足曰獸今說文無下
二句此从爾
延釋獸字原有兩解守備之訓義與狩同孟子巡狩
者巡所守也易夷于南狩釋文云狩本亦作守箋云
獸田獵搏獸鄭以經中獸字非禽獸之獸故特解之

搏獸猶言搏狩也正義謂搏取禽獸誤矣

決拾既飲傳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次比也按說文
飲云便利也引詩作飲文選東京賦云決拾既次李
善註引毛詩曰決拾既次是鄭箋詩時經作次故以
次比釋之唐風胡不飲焉正義飲古次字

弓矢既調調字釋文無音或謂離騷勉升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當
作徒紅切音同按詩與飲柴韻不與同韻周南愬如
調飢傳調朝也釋文云朝也又作朝周禮考工記云
大車之轅摯註云摯朝也釋文云朝音周一音弔或

竹二反儀禮既夕篇云志矢一乘軒朝中註云調塾也賈公彥疏謂鄭讀朝從塾然則經調字當作朝音竹二反矣

吉日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漢扶風一在漢馮翊此經漆沮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皆主馮翊之水蓋本禹貢孔傳水經漆水篇酈註引山海經太史公禹本紀孔安國書傳馮翊之漆沮也引許慎說文潘岳關中記班固地理志闕駟十三州志扶風之漆沮也

後言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是道元亦不能定其孰是也而沮水

篇註云鄭渠故瀆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

書正義引此作

濯自濁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

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厯原逕曲

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

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

合俗謂之柒水又謂之爲柒沮水云云禹貢道渭孔

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

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

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又引水經濁水名柒沮者以証孔傳而斷之曰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如書正義言漆沮之爲洛水信矣近世說經者又謂酈註濁水一名柒沮者本出于方俗之言而孔傳出于魏晉間亦難憑信按說文沮水出漢中房陵別有澶水卽沮水也註云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與地志水經合漆字下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漆出岐山中隔涇水斷無入洛之理而許後一說云入洛蓋卽謂鄭

渠所合之濁水一名柒沮者是柒沮入洛漢時實有是說孔傳與俗語不足憑說文則可憑也既漆沮入洛則自下互受通稱故一曰洛水一曰漆沮之水綿詩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潛詩猗與漆沮傳云漆沮岐周二水也皆漆沮分言且以岐表之而此傳云漆沮之水則毛意亦爲洛水矣水經渭水篇云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註云洛水入焉闕駟以爲漆沮之水焉卽用毛此傳爲說也

儻儻俟俟傳趨則儻儻行則俟俟文選西京賦云羣獸駉駉李善註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駉行曰駉駉

音鄙駮音俟韓詩字雖異而訓與毛同說文俟云大也引詩曰仵仵俟俟仵與駮字異音同似許用韓詩然俟訓大而仵訓有力大而有力雖與毛趨行義別而毛于其祁孔有傳云祁大也大卽指此趨行之獸是許亦用毛傳爲說也

毛詩細義卷十二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鴻雁之什

鴻雁

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箋易傳侯伯爲諸侯之伯則傳意不與鄭同衛風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俱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也烝民仲山甫出祖傳云述職也正義謂仲山甫爲王之卿士

職當規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崧高
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
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
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事此宣王
時樊侯申伯爲卿士之証也但卿士非惟侯伯公亦
爲之宣王時召穆公以上公作二伯而兼卿士韋昭
國語註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服虔左傳註云召
穆公王卿士也召公以二伯爲卿士故崧高王命召
伯定申伯之宅王子雍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而黍
苗序云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是宣王時召公亦爲

卿士此傳言侯伯卿士所以別于上公卿士也必知傳如此者經言于征則是自王朝而出若爲州牧無假言征正義以鄭述毛失之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按如板六尺則五板爲堵堵已三丈雉當十五丈矣鄭以五板爲堵繫之而五板廣二尺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引王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杜預左傳註云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足通毛鄭兩家箋板六尺不必泥也

雖則勛勞箋云此勸萬民之詞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按首章傳云勛勞病苦也下二章勛勞不更發傳傳意皆指之子此章箋以勛勞指萬民毛鄭義別正義以箋述之非也

庭燎

夜未央傳央旦也正義曰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按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徂

則傳本作且古且祖字通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嘯堂集古錄載商祖戊尊祖丁尊祖皆作△周穆公
鼎皇祖穆公周繼公緘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祖皆
作△祖訓始言始夜也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尙未
始乎已見庭燎之光矣始對次章艾久而言正義用
王子雍說讀且爲旦失之爾正艾有四訓長也厯也
相也養也厯有厯久之意與毛傳義近宣王言夜如
何其豈夜尙未久乎已見庭燎晢晢矣由央始而艾
久立文之序如此正義以未央未久毛意大同特以
意度之未央先于未艾非毛旨也

夜齋晨按此章輝从軍聲旂从斤聲與晨協証之僖五
年左傳晉童謠前人論之當矣而此詩釋文輝音暉
旂音祈與晨協則晨當音時說文晨早昧爽也从白
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又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氣動萬
電振民農時也又云辰房星天時也爾正云不辰不
時也齊風不能辰夜秦風奉時辰牡傳云辰時也辰
與時一物也震振廢三字皆从辰得聲書盤庚云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臯陶謨云日嚴
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是震振與祇通爾正
云康牡麀牝廢某氏註引詩瞻彼中原其廢孔有今

小雅吉日云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慶是慶與祁通
時祇祁皆今支韻字古支微相通卽以晉童謠言丙
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晨辰振从辰聲
讀時與旂協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
奔賁音肥廣韻微韻中亦載賁字說文葩从艸肥聲
又作𩇛云葩或从麻賁是肥賁一字小正采芑嘽嘽
焯焯與雷協軍字說文無聲然訓云園圍也从車从
包省包亦圍也左傳上言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下
言火中成軍成卽成其圍事軍有圍義音當从之是
以揮輝輝暉翬輝灋輝猋皆入微韻說文奔云从夭

賁省聲賁音肥是晉謠亦可从支微韻讀也

汚水

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于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如傳言則經父母卽京師也古地名如亢父莒父勝母西王母之類皆以父母爲地名傳言諸侯之父母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諸侯受封之始皆本于京師傳以地言故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箋以人言故曰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易傳非申傳矣又箋云女自恣聽不朝正義曰箋云自恣不朝集註

及定本恣下有聽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無聽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增入當改依原本乃合

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傳惟言疾王而箋兼侯伯正義以箋述經不言毛異誤也

鶴鳴

鶴鳴于九臯傳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按傳不釋九字言喻賢者身隱則鶴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云步余馬于蘭皋兮王

叔師註曰澤曲曰臯引詩鶴鳴于九臯釋文引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然則澤曲折者爲臯經已言臯曲折可知傳明臯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既有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臯者明深九坎是謂毛傳爲一鳥鳴九澤也非毛旨也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按說文鑣云錯銅鐵也玉篇錯云鑣也廣韻錯云鑣別名金吉甫書傳云錯以鐵爲之今鑣是如諸書所言錯卽是鑣此經言石可爲錯傳云錯石下經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如傳

意則錯爲攻治器物之通名其用以錯玉者則爲石耳但石可以錯玉亦卽名之爲錯禹貢錫貢磬錯孔安國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與毛傳合說文引此詩作厝云厲石也磨厲與攻錯一也爾疋犀謂之割釋文云割本亦作厝玉篇割字註云亦作錯錯與厝古字通是許亦以錯玉者爲石也篇韻以錯爲鑣其訓偏矣

祈父

祈父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

註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如孔言則正義本箋文作若壽故以定本作若疇爲誤校書者不細釋正義乃依定本作若疇當正之釋文云畱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是箋本有作壽者也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姜戎爲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按上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傳意謂司馬當起封圻內之兵備封圻

之外則不當令之從戎史記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已亡南國之
師乃料民于大原註韋昭曰敗于姜戎時所亡也南
國漢江之間唐固曰南國南陽也如韋唐二家則姜
戎之役有南國之師南陽地近漢江宣王時爲申伯
之國非封圻內地蓋徵其兵以戍守京師亦如春秋
時諸侯戍周也以戍守徵故經曰予王之爪牙司馬
使之伐戎故經曰轉予于恤傳言姜戎爲敗則詩是
旣敗後作本非封圻之內徵之戍守轉之伐戎所以
怨也合上下傳觀之毛意顯然正義傳箋合述非毛

旨也

有母之尸饔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旣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厯時日而恨也杜預以千畝爲晉地孔晁以千畝爲籍田在王之近郊正義从孔晁故爲此解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如左傳猶未知千畝當屬何處而史記晉世家云穆侯戰千畝有功則是王師近在晉地穆侯聞敗而救之故云有功而名其子

爲成師也杜預言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其說近是王師在晉地則多厯時日固有已从軍而毋爲父陳食者矣

白駒

白駒釋文云馬五尺以上曰駒按五尺以上卽六尺說文馬高六尺爲驕是也駒是二歲馬尙須攻習未堪乘駕陳風株林釋文具言之此不言字誤作釋文時猶是驕字也當改正

爾公爾侯傳尔公尔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按陳風株林傳云大夫乘驕此篇首章傳云賢者有乘白

驕而去者是此賢者爲周之大夫也古者天子卿大夫稱內諸侯王制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旣爲大夫視公視侯皆分所應得故經公侯兼舉傳亦以一耶字釋之言尔非視公耶尔非視侯耶何爲棄職事而貪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謂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尔豈是公也尔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殊失傳意

勉爾遁思正義曰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

按釋文云遁字又作遯易遯卦釋文云遯字又作遁
又作遂大雅雲漢云寧俾我遯釋文云本亦作遂漢
書匈奴傳云遂逃竄伏敘傳述贊云攜手遂秦顏師
古註皆云遂古遁字毛詩本古文字當作遂遂从彖
得聲說文彖聲之字或讀若腴腴戶佳切遂有腴音
與來期韻二思是語助正義說是但未言遁之何以
協上來期故詳著之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
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正義曰汝於彼所至
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

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餽而棄賢也按首二章兩所謂伊人皆指賢者三章則四爾字指賢者此章有人有爾故箋以人屬他人爾屬賢者但鄭言女行所舍則不以空谷爲義故正義云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傳于空谷云空大也此賢者已處空谷則其人爲谷中主人傳意言女乘白驕至于空谷致生芻于主人必爲其人有德如玉然不可以得所依歸遂不寄聲于我而有遠我之心也後漢徐孺子詣郭林宗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林宗曰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卽此詩之義也傳箋當

別

黃鳥

復我邦族正義曰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按經明言此邦我邦傳言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明非止一邦庶人之禮得連姻外國邾風棄婦而言涇渭濁清卽秦女嫁衛之証何言此之邦族非他邦乎

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正義曰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

者傳曰何以葦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葦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又曰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按艸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正義于彼傳云歸宗謂被出也此傳歸宗亦當泛言被出非謂兄也箋知傳意故以宗子解之婦人于外家宗子不必定是兄弟行亦當有伯叔行下經言復我諸父傳云諸父猶諸兄父兄行別何以言猶知傳意歸宗是指宗子不係父兄爲義矣箋得傳旨正義失之

我行其野

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云遂牛薺也亦仲春時生可
采也正義曰此釋艸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
定本作牛薺如正義則箋云遂羊蹄也正義凡言定
本作某者皆與所據之本異箋作羊蹄故引陸疏証
之校書者不加詳勘遂依定本改爲牛薺耳釋文遂
勅六反本又作蓄文選曹子建七啟云霜蓄露葵李
善註引此詩云遂與蓄音義同也與釋文說合廣雅
云葦羊蹄菜廣韻葦字註云羊蹄菜遂字註云同上
齊民要術云羊蹄菜一名菑卽菑菑也類篇亦云菑
羊蹄按說文無遂字蓄云積也不以爲菜名葦云艸

也讀若釐與遠音不近惟蓄蓄菑菑菑五字連列蓄
菑卽此詩下章之蓄次菑菑當爲此詩之遠廣韻菑
他六徒歷丑六三切又音剔丑六切與釋文勅六切
合其爲遠無疑玉篇菑字註云遠菑馬尾菑陸也引
說文曰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則說文菑卽爾正之
遠因此詩之遠連類而次于菑字下也廣韻蓄菑菑
遠四字並在丑六切中音同義俱得通矣若然羊蹄
卽菑菑菑菑卽遠釋艸有菑菑而孔言無文者以爾
正前云菑菑後云菑菑郭景純註俱云未詳而菑菑
之菑亦音剔與菑音正同未審何者足當羊蹄故云

無文也

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箋云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按傳以外釋新以昏釋特鄺柏舟云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此傳猶言外來之昏匹耳鄘谷風序云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昏字亦可指婦人言非必婦人之父爲昏也箋云新外昏特來之女則以昏爲此女之父傳箋各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成不以富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正義述經曰女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

富經與箋俱作成正義述之乃作誠雖論語引此詩作誠然箋意謂不以禮爲室家則雖成室家之事亦不足以得富正義乃云誠不以是而得富非經旨亦非箋意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箋云宣王于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正義述序曰與羣臣安燕而樂之又曰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又述箋曰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曰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豶豚

爲落襍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註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又曰本或作樂以覺又名落定本集註皆作落未知孰是如孔言則所據箋本作樂之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落之也按服虔左傳註則落卽是覺襍記云考而不覺鄭註言設盛食以落之彼正義引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以襍記之文明言不覺則鄭註落之不得爲覺故以歡樂釋之對文則以覲豚鬯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落樂皆通此箋上

已言覺之不必更言落之作樂爲是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孟仲子引詩云於穆不似是字同之驗此說是也至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謂旣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則非鄭意箋讀已午之已爲已然之已故云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未嘗言已地成其宮廟也說文已部云已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已然之已與鄭正同古者似以已三字

通易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易皆作似之檀弓註云以己字是也但似已二字同物同音何假更言讀如則知此詩之似原作已毛知已與似同故訓爲嗣玉篇已午之已云嗣也卽用毛此傳爲訓鄭正恐人誤作已午之已故但讀如已午而云已成其宮廟也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釋文云芋或作吁按芋與吁同說文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从艸亏聲徐鍇曰芋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如說文是芋本有大義以其大可駭人故又同吁此傳云大也蓋謂君子

見而大之下章方言攸躋攸寧此章尙是未躋時事
故歎其大非謂君子居中以自光大如正義云云也
王文考靈光殿賦云吁可畏乎其駭人也正用此詩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按訓革爲翼則非皮革之革韓詩
作勒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義亦與毛同
惟其字作勒疑當爲鞠說文鞠正訓翅文選何平叔
景福殿賦云勒分翼張李註引劉熙釋名云勒與肋
同不引韓詩者以韓詩勒訓爲翅若云翅分不得更
言翼張故置而不引亦知韓詩之勒當與鞠同而此
詩之革則又鞠之省文也釋文謂革毛如字者殆非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正義引王子雍
說謂宣王之臣長幼有禮又曰本或作冥窈者爾正
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
其冥爲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
註爲毛說按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
字本或作窈崔音杏是崔靈恩讀傳爲長短之長說
文長云久遠也序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
長是也然則直良切乃長之本音其令長及長幼之
長皆假借字此傳正長當从崔讀長言其寬濶窈言
其邃深也不必以釋詁有孟耆艾正伯之文爲疑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曰釋艸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爲席按爾正釋文云莞本或作曉說文曉云夫離也从艸睨聲不云可爲席是爾正莞本作曉某氏及郭璞註所云莞蒲皆當作曉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箋誤矣釋艸前文云葍鼠莞郭註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云艸也可以爲席此莞乃此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謂之小蒲矣正義又曰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

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加莞
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爲小蒲
之席也此解深得箋意但莞細于蒲而竹簟之麤何
以反加莞上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于義爲安蓋
梁時經本有如此者正義謂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以
釋上簟似爲有理而于禮經設席麤者在下美者在
上終自相乖也箋兼葦言不專于竹正義惟釋竹簟
亦疏

無羊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

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
養之祥也正義曰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魚者
衆解人共捕之意按經以魚多爲豐年之祥以旄旗
之多爲室家之祥初無人衆之事此傳亦明言魚衆
不言人衆下傳云旄旗所以聚衆也是解旄旗所以
得爲室家之祥者以旄旗本所以聚衆今牧人夢見
之知將來子孫衆多亦非謂此牧人夢見旄旗之下
聚有多人也正義強傳同箋實誤